

第一章

英格兰，1300年

威廉初见他时，那人正骑着一匹红马向比武场驰去。他身着光彩夺目的蓝色短袍，前襟绣着一只展翅翱翔的白鹰，宣示着他是布兰登伯爵大人的儿子。锃亮的板甲覆盖了他的肩臂和大腿，板甲之下是黑色的紧身裤和靴子。

掂量自己的敌人，或者竞争对手，这是战士的本能，因此威廉并不为自己盯着这个年轻人上下打量而感到羞愧。对方的板甲优雅漂亮，但也同样实用。甲冑带着频繁使用的痕迹，说明其主人并非徒有其表的纨绔。一条黑色的天鹅绒腰带低垂在他紧致的腰胯上。就其骨架而言，他的肩膀是颇为宽阔的了，但胸膛稍显单薄，腰肢也很纤细。他身上鲜有赘肉，骑在马上像羽毛般轻盈。威廉的视线下移到他的马刺上——那是镀金的。他是个羽翼已丰的骑士了。但是威廉很清楚，金马刺对于贵族家庭的男孩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且它们并非总用血汗换取而来。

这一轮的比试项目是射箭，这个年轻骑士的装扮显然也是为了装饰而不是护体。他既没有戴头盔，也没有戴珠饰或是编辫子。他的头发近乎黑色，剪得比时下流行的更短，一茬茬野蛮地竖在头顶。这是典型的战士粗陋发型，在他头上却只是使人们更能看清他的面容。这是威廉见过的最美的一张脸——长而窄，非常精致，双唇饱满微翘，鼻梁高挺笔直，下

巴处有个浅窝，黑色的大眼睛上方悬着粗粗的弯眉。他的皮肤就像奶油一样白净，微隆的颧骨上泛出所有少女梦寐以求的自然的红晕。假如他也有参赛的话，这也许是临战的激动带来的。

威廉通常会在第一眼就树立对某人的印象，并且鲜少会更正。在他看来，有些男人就是为战斗而生的，他们粗鲁又野蛮，但也是适合并肩作战的伙伴——只要他们的醉态不会太令人难以忍受。而有些男人是为了取悦女人而存在的，仿佛上帝创造这种男人的唯一理由，就是让女人在丈夫的床上欲火焚身，以此来确保人类的繁衍。后者也许同样以前者自居，宣称自己在战场上的表现并不逊色于任何人，但是威廉几乎不曾见过实例。也许这是因为人生动力不同。如果可以选，有哪个男人会不愿在女人的大腿间挺枪，而选择在战场上刺矛呢？美貌多半会滋生懒惰。

这位年轻的骑士显然是女人们的梦中情人。威廉从不曾在哪个男人身上见过他这样的美貌。事实上，就算是女人也远远逊色于他。这一点对于激发他对此人的信任毫无益处。他注意到人群的欢呼中显然多数是女声，这无疑证实了威廉的观点。恰在此时，这位年轻的骑士策马经过威廉身畔……并且看向了他。

这不仅是简单一瞥而已。早在还有十步远的地方，骑士的目光就与威廉的相遇了；骑马经过威廉身前时，他的视线依旧不偏不倚地凝在威廉身上。甚至在两人擦肩而过后，他还转头来看，直到最后才移开视线。威廉没有在这样的凝视下退缩，他不会在任何人面前率先移开视线。但他只是默然站着，脸上波澜不惊。那骑士经过他的一瞬，长如人生；四目

相望间，万古光阴悄然流逝。那是双深棕色的眼睛，满含着温暖与生机。即使骑士的面容一派沉静，他的双眼似乎在用威廉无法解读的语言诉说千言万语。这种眼神触及他的心底，他的脾胃因情感波动而紧缩。

困惑？好奇？愤怒？

他为何这样看威廉？他们分明素昧谋面。这是对他的挑战？还是对陌生人的欢迎？抑或是一位年轻战士对成熟前辈的敬仰？他是否对威廉的英勇有所耳闻？还是将威廉错认成了其他人？

最后一轮比武结束后，威廉将疲惫的坐骑牵回马厩，返程路上，他停步观看了弓箭手的队伍。此刻他发现自己正挤在城堡的下人群里。人群中有个铁匠，粗壮的身躯上围着一条破旧的皮围裙。

“晓得他不，”他问威廉，“那个乌鸦？”

这铁匠显然注意到了两人的眼神交会。威廉皱了皱眉。“没听说过。你刚说他叫‘乌鸦’？”

那男人窃笑起来。“是啦，可怜的小伙。他是七个儿子中最小的，哥哥们把气派的外号都抢走了。”

另一个老得满脸皱纹、身材干瘪的男人插进话来：“对头，有叫熊的，叫野猪的，还有狐狸——”

“獾！”第三个男人扬声道。“这是彼得·布兰登爵士的外

号。”

“是啦。獾。还有个鹰，是不？”

“那是托马斯爵士的称号。”铁匠愉快地附和道。

“对头。应该还有一个……”皱纹脸一面沉思一面说。

“狮子？”第三个人猜测道。

铁匠冲着威廉的短袍露出一个心照不宣的眼神。“不对。领主大人家没有一个儿子配得上这称号。而且如果前两个不行的话，后面几个铁定也不行。年长的兄长没道理被弟弟超过。”

“所以是乌鸦。”皱纹脸嗤之以鼻。

“猎犬，”第三个男人及时想出了答案，“马尔科姆爵士是叫这个。”

“猎狗！这下子全了。他是那个会追踪的，是不？看起来也不太好惹呢。”皱纹脸呲了呲牙，大声咀嚼起来。一阵恶臭顿时随风飘出。

威廉转过身去，重新将视线投向“乌鸦”，那马鞍上的身影高挑笔直。他的肩膀从背后看更加宽阔了，上半身的线条以完美的V字形收进紧致的窄腰里。威廉不自觉地抿唇。“那人呢？那位乌鸦怎么样？布兰登伯爵家的儿子都像他这样吗？以我的经验，一个这么讨女人喜欢的男人连举剑都很艰难，

更别说挥剑了。”

铁匠像是被这话冒犯到了。“他的名字是克里斯蒂安爵士。确实，他长得挺秀气，但他的马刺可是真刀真枪赢来的。那几个当哥的可不会对他手下留情。要说勇猛的话，他们家任何一个儿子都不会差的。”

“对头，武艺高强，克里斯蒂安爵士。我们快去看他射箭吧。”皱纹脸兴致高昂。他和他的同伴很快从威廉身边挤开，顺着人流赶往箭靶那边。

铁匠稍作停顿，和气地看向威廉。“一起来看看吗？射箭是今天最好看的项目。”

威廉被这些人鼓动起来了。他开始好奇乌鸦的箭术如何，能否配得上他这副尊贵的派头。但接着他又放弃了这个念头。他不知该怎样看待这位布兰登家的幺子，也不知道他的眼神有何深意。只不过，一种不安的感觉正给他敲响警钟，与乌鸦保持距离才是上策。

“不了。我得去找点饭吃。日安。”

威廉朝卖食物的摊位走去。他来这里是有要事在身。他需要向布兰登伯爵陈说因由，再争取他的援助。他承担不起和布兰登家任何一个儿子敌对的风险，同样的，嫖娼、赌博或是打架这种容易横生枝节的事也绝不能做。他要做的事太重要了——不管是对于伊莱恩还是他自己。

威廉离开之际，箭矢中靶的声音和人群的欢呼声在他身后炸

裂开来。

* * *

“射箭比赛的冠军奖金属于我们家族的克里斯蒂安·布兰登爵士！”布兰登伯爵高举钱袋以便让人群能够看到，然后他将钱袋递给克里斯蒂安。

克里斯蒂安郑重地弯腰行礼。“父亲。”

人群欢呼起来，布兰登伯爵与克里斯蒂安的视线相碰，随后微微一笑。这不是个很明显的笑容，不像他对克里斯蒂安的兄长们经常露出的笑容那样自然，但其中依然蕴含着真挚的温暖。

克里斯蒂安的血液因兴奋的奔流而嗡嗡躁动。今天对他来说是个好日子。他轻而易举地赢得了射箭比赛，人群站在他身后呐喊。然后是这个。只要能让父亲感到骄傲，为了练就这门武艺而耗费的时日就是值得的。

格温朵琳小姐朝前倾身，在克里斯蒂安脸上印下一个长久的吻。她的嘴唇柔软而芳香。小声嗡鸣的人群中立刻爆发出响亮的欢呼，还掺杂着几声“再来一个！”克里斯蒂安垂下头，佯装害羞，于是人群又欢笑起来，父亲的手下们也在高台上亲切地拍了拍他的背。但他没有错过他的兄长——斯蒂芬和邓肯——彼此交换的蔑视眼神。

让他们嫉妒去吧，或者随他们嘲讽去吧。他压根不在乎。为了证明这一点，他朝人群挥舞钱袋，然后玩笑似的行了个礼。这下人群的欢呼声更加热情了。但是当他抬头看向人群，克里斯蒂安发现自己在不自觉地寻找某个特定的面孔，那张脸上的双唇并不柔软，更不可能芳香。

他没找到他。

* * *

那个骑士在接近傍晚出现了，他身着红色的无袖铠甲罩衣，盔甲上还有白色狮子的图案。他正在和克里斯蒂安的哥哥彼得爵士骑马比武。宣号的人称呼那位陌生人为威廉·科比特爵士。克里斯蒂安曾听过这个名字。他记得科比特家的领地应该在东南，离这里颇有些距离。为何威廉爵士要不远万里赶来参加一场普通的比武？是途经此地，顺带赢些零用？抑或可能在寻找一位新的效忠对象？他是否会在此地逗留？

在去射箭场的路上，克里斯蒂安曾在人群中见过这位骑士，他的面容使克里斯蒂安的心跳和五感都瞬间停摆。就像木屑掉进火堆里，他的全副心神都在一瞬间燃烧殆尽。即使就像现在这样将面容隐在面甲之下，威廉爵士也依旧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赢得万众瞩目。他的身材高挑健壮，坐在马鞍上显得信心十足。他控马游刃有余，对长矛的控制也收放自如。和克里斯蒂安大部分的兄长一样，彼得练就了石墙一般的体

格，并且他还是兄弟中最擅长骑马比武的之一。但是威廉爵士轻而易举地躲开了彼得的第一轮进攻，并且在第二轮进攻时用长矛精准地击中了彼得的肩膀，使对手从马上摔了下来。

威廉勒住坐骑的缰绳，尽管盔甲沉重，他依旧轻松地从马上一跃而下。他弯腰钻过场中的围绳，将彼得扶了起来。彼得摘下头盔，满脸通红，气喘吁吁。克里斯蒂安有一瞬间感到了恐惧。毕竟彼得的脾气很恶劣，也并不乐于接受自己的失败。但是他点头承认了威廉爵士的胜利，并且举起威廉的手向群众示意。威廉说了句什么，彼得闻声大笑。人群沸腾了，为这两人高声欢呼。

威廉取下头盔，大步走向高台接受布兰登伯爵的赏赐。他着实无与伦比。

克里斯蒂安站在高台的前端，将“狮子”的形貌像饮美酒般一饮而尽。威廉有着浅棕色的头发，长度刚好到肩膀下方，蓝色的双眸严肃而温和，脸型方正，嘴唇饱满，胡须剃得干干净净。他看起来不太好惹——你可不想和这种长相的男人对上。不过他的神情里却带着真诚和令人愉悦的平和，仿佛在说他绝不会率先来找你麻烦。简而言之，他就是一个完美的骑士应有的样子——高尚、英勇，并且忠诚。克里斯蒂安从未见过能与他比肩的男人。欲望在他的心中激荡，那种可怕的、炽热的、暴躁的、糟糕的感觉流泻出来，像一条毒蛇般钻进了他的心口。

克里斯蒂安意识到自己正直勾勾地盯着对方。他无声咒骂了一句，环顾四周确认没有人发现他的失态。

没有人在看他。

布兰登伯爵将钱袋抛给威廉爵士。威廉轻松接住，鞠了一躬。他的眼神扫过克里斯蒂安，后者勉强露出一个不甚明显的微笑，点了点头。威廉的脸上闪过一丝寒意，随后他背过了身——那动作看起来非常刻意——面向台下的人群。他朝观众再次挥舞了一下钱袋。

克里斯蒂安感到刺痛，就像被一把锋利的匕首飞快地划了一刀。他失望地转开头——却发现到底还是有人在盯着他。他的哥哥马尔科姆从高台后方紧盯着他，紧绷苍白的脸上显出不满，耷拉着眼皮却好像洞悉了一切。

第二章

克里斯蒂安大步穿行在城堡走廊，心不在焉地听着经过的仆从和宾客们祝贺他赢得比赛。

他正分心想着威廉·科比特爵士。他不是唯一一个为这位英俊的陌生人神魂颠倒的人。高台上的贵族女士们一整个下午都在议论威廉爵士。看起来，他是小贵族杰弗里·科比特男爵的儿子和继承人，他家的领地在东南方十五里格以外。而女士们最感兴趣的一条流言则是：威廉爵士还未曾婚配。

以上帝的名义发誓，克里斯蒂安痛恨的就是这一点，痛恨至极！高台上任何一位痴痴傻笑的贵妇小姐们——不论是年事已高的远房表姐埃尔梅，还是压根没到婚嫁年龄的小姑娘，比如他那天真稚气的侄女默特尔——都有资格对威廉爵士表示好感，甚至还可以追求他，手段得体与否都无所谓。如果克里斯蒂安是他父亲的女儿，他大可以要求嫁给威廉爵士这样的骑士。可如今，他对这个男人的感情只能作为耻辱的秘密深埋在心，无望而危险。可尽管克里斯蒂安深知个中风险，他依旧不能自持地痴痴望着威廉爵士，无论是射箭前驰过他身畔，还是身在高台上时。一旦视线与威廉的相交织，克里斯蒂安就无法再移开目光。

他暗自咒骂着走过长长的走廊，来到城堡偏远的一角，那是他的房间。他真是个大傻瓜。幸好凝视终究只是凝视，他尚未犯下真正的错事。

还来得及。上帝啊，万幸还来得及。

如果他说服自己接受现实——远观就已足矣，欲望深藏便可无害——那么也许他还能期待着在今晚的晚宴上再见威廉爵士一面，还可以——

一声轻响打断了克里斯蒂安的思绪。瞬息之间，他已将匕首握在手中，尽管他正被人狠狠扳过身压在墙上。

马尔科姆居高临下地怒视着他，面部因愤恨而扭曲。他用粗壮的手臂勒着克里斯蒂安的咽喉，袖子上的锁子甲陷进了咽喉处脆弱的皮肤，压迫着他的气管。马尔科姆收紧手臂，仿佛要将他的喉管彻底压碎，在一切无可挽回前，匕首锋利的

刀刃滑进马尔科姆的锁子甲底下，刺中了他的大腿。马尔科姆吃痛地吸了口气，眯起眼睛，压制克里斯蒂安喉管的力道也放松了。

马尔科姆的呼吸散发出麦酒的臭味和近日如影随形的腐肉味道，仿佛有什么东西在他体内腐烂了。这种气味就像他的反常举动一样与日俱增，但是除克里斯蒂安之外，没有人愿意承认这点。

马尔科姆对克里斯蒂安发出嘘声。“你觉得自己是救世主再世，是不是，‘王子殿下’？”

“才不是。”

“尝够胜利的甜头了，我的弟弟？自己打下的漂亮仗有没有让你硬起来？”

马尔科姆残忍地用大腿抵住克里斯蒂安的鼠蹊部，后者因震惊倒吸了一口气。马尔科姆素来是个虐待狂，但从不曾以这般猥亵的方式对待过他。克里斯蒂安要感谢上帝，因为马尔科姆的攻击让他的身体在因威廉爵士而情难自己之际迅速冷却了下来。

“从我身上滚开，哥哥，不然这把刀还能扎得更深一点。”克里斯蒂安威胁道。拜气管上的压迫所赐，他的嗓音轻柔而粗哑，但逼人的气势丝毫没有削减。他的匕首直指马尔科姆，刺穿了他的护体紧身裤，堪堪停留在皮肤上方。克里斯蒂安对自己的各式匕首都爱护有加，而这一把就像针一样锐利，刀刃锋利得足以一刺到底，划开血肉如同分开妓女的大腿一

样轻而易举。

马尔科姆嗤笑一声，但还是往后撤开了。“我看见你盯着他看了。”他厌恶地往地上啐了一口。

克里斯蒂安摇了摇头。“我不懂你的意思。你疯了。”然而他能感觉到脸上因被抓了现行而烧得厉害。

“你逃不过我的眼睛，克里斯蒂安。我知道你是什么货色。而且我会在你使父亲和家族蒙羞之前就杀了你，把你的五脏六腑都做成香肠。”

克里斯蒂安咽下一声惊呼，让面色保持平静。马尔科姆一直是个恶棍，但克里斯蒂安从未见过他表现得如此恶意满满。

“我决不会使家族蒙羞。”克里斯蒂安冷静地说道，但是他仍然紧握着那把匕首。

“我知道。我会确保这一点的。”仿佛是为了证明他无所畏惧，马尔科姆伸手轻蔑而恶意地摩挲着克里斯蒂安的下颌。“给我记住，你这条没种的母狗，我会一直盯着你的。”

克里斯蒂安猛地扭开脸，马尔科姆随后悄声离开。克里斯蒂安突然想到，不知马尔科姆是否意识到他顺带把自己也羞辱了一通——他管克里斯蒂安叫“母狗”，就好像他认为狗是最低贱的生物，而事实上他本人的称号正是“猎犬”。

诸圣在上，何必费心揣测他的想法。说真的，马尔科姆有些精神错乱，而且症状在逐年加重。克里斯蒂安的心脏剧烈跳

动着，逼着自己冷静地走回房间。可一栓上门，他就靠在门上不住颤抖。

马尔科姆恨透了他，惯来如此。但这次又是什么惹恼了他？真是克里斯蒂安在高台上凝视威廉爵士的眼神？还是克里斯蒂安赢得父亲赏识这件事？或是父亲对他颌首赞许？马尔科姆对克里斯蒂安获得的任何关注都感到愤恨不平——这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这时克里斯蒂安记起了格温朵琳小姐甜蜜的眼神，以及她的香唇停驻在脸颊上的感觉。在之前的晚宴上，他曾见到马尔科姆看着她，半眯着的眼睛里透出贪婪。没错了，方才马尔科姆的暴力行径里肯定含着苦涩的嫉妒之情。

天大的冤枉！我又不喜欢她！克里斯蒂安想要开门怒吼，但是马尔科姆早已走远。

* * *

克里斯蒂安八岁那年，他成为了父亲麾下的一名见习骑士。大部分的男孩都会去邻近的城堡完成这种侍从任务，但他是家里第七个儿子。轮到他的时候，对于这种形式主义的要求和关注都已经大大松懈。他的父亲对仆从很吝啬，兄长们也都非常苛刻。克里斯蒂安一直在家里做侍从的工作，直到他年长到足够当骑士扈从时才结束。

他的兄长们常年在城堡马厩附近的训练场上艰苦训练。能免于干粗活儿的时候，克里斯蒂安被要求加入兄长们的训练。起初他对此万分期待，一见到粗钝的木剑和旋转的剑靶就两眼放光。但进入训练场之后，迎接他的只有推挤、欺压和暴力，他被要求立刻跟上兄长们的进度，训练强度也没有打半点折扣。训练变成了痛苦和羞辱的代名词，而克里斯蒂安无处可逃。

因此，他剩下的童年时光被黑暗吞没殆尽，仿佛一只黑龙呲着锋利的尖牙生嚼了他无忧的岁月。他仅有的安慰来自他的姐姐艾蕾丝，她会包扎他的伤口，在夜晚来到他身边，搂他在怀里。在他哭泣时，她会哄着他，有时则会和他一同流泪。

马尔科姆年长克里斯蒂安六岁，至少有两次差点在训练场上杀死克里斯蒂安。他会停手也只是因为监督他们训练的安德鲁爵士正在盯着他。无人知晓此事，或至少说无人愿承认此事。但克里斯蒂安对此心知肚明，马尔科姆亦然。克里斯蒂安的其他兄长都在他身上留下过不少淤青，也曾半真半假地欺辱过他，但是没有一个人像马尔科姆这样憎恶他。除了他，没有一个人会压碎他的肋骨，碾伤他的手指，或是用膝盖狠顶他的腹股沟，害他整整一个礼拜都尿里带血。

马尔科姆的内心深处一定有很大的问题，克里斯蒂安确信。随着年岁的增长，马尔科姆的凶暴变本加厉。克里斯蒂安知道父亲和其他兄长都为此担忧，但是他们还没见识到他最糟糕的一面，因为马尔科姆最残暴的一面通常只留给克里斯蒂安一人。如果克里斯蒂安为此抱怨，那只会显得他弱势又幼稚。有时托马斯或斯蒂芬或其他兄长会呵斥马尔科姆，让他

放过克里斯蒂安。可事实上这并不能真正救克里斯蒂安于水火之中。而他父亲呢？这位伯爵大人面对兄弟龃龉的态度就是眼不见心不烦。

克里斯蒂安别无选择。摆在他眼前的只有变强和被杀两条路，所以他将自己练成了在训练场上和他们一样野蛮残暴的家伙。他温和的双唇逐渐学会在仇恨中露出凶相。他机敏的才思被扭曲为机关算尽和背信弃义。

在他十三岁那年，马尔科姆曾在堆草垛时“不慎”将他从草垛顶上推了下来，于是克里斯蒂安把他堵在马车角落，只问了他一件事——为什么？

“因为你很弱，弟弟，”马尔科姆当时是这么说的，嗓音低沉而可怕，“又弱又小。你也知道一窝幼崽里最弱的那只是什么下场。”

“我不是最弱的那个！”克里斯蒂安坚持道，莫名地感到了羞愧。

马尔科姆只回以一个邪恶的笑容。

因此克里斯蒂安在晚上总是紧锁门窗。因此他随身带着几把锋利的匕首，哪怕身在自家城堡。作为骑士扈从那几年，他暂时逃离了马尔科姆的阴影，那是他这辈子过得最好的日子。但就像一个陷入流沙中的人一样，他不可避免地重回险境。他的父亲要求他回家。从克里斯蒂安获得马刺的那刻起，他就是个骑士了，而作为骑士，他必须宣誓忠于他父亲的城堡。

他终日周旋在想要爬他床的人、想要嫁给他的人，以及盼着他死的人之中，这座城堡远比战场危险。

(试阅仅提供内容参考，欢迎购买全文，获得更全面的电子书阅读体验。)